

未名讲坛

郭田勇讲弗里德曼

郭田勇 著



Milton Friedm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讲坛

郭田勇讲弗里德曼

郭田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田勇讲弗里德曼/郭田勇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8

(未名讲坛)

ISBN 978 - 7 - 301 - 15573 - 8

I. 郭… II. 郭… III. 弗里德曼, M. (1912 ~ 2006) - 经济思想 - 普及 IV. F0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591 号

书 名: 郭田勇讲弗里德曼

著作责任者: 郭田勇 著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5573 - 8/F · 22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7.5 印张 155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未名讲坛》序

汤一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①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经受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地推动着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我想,上述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可以对这套《未名讲坛》丛书的编写有一点重要启示,这就是人类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历史,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中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思想大师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这些大师富于启迪性的思想,应该能实现这套《未名讲坛》丛书所希望的“让大师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立志实现自古以来人类的理想,重温自古以来人们走过的历史历程,以此作为我们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世事变迁,现在和过去不一定都一样,但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也许最为使人们担心的是,由于物欲的驱动,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想,丢掉了做人的道理,这样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套《未名讲坛》丛书对我们将能起着以“大师”为榜样的作用,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2005年8月8日

自序——用弗里德曼的眼睛看世界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应对危机,西方各国再度将凯恩斯主义奉为圭臬,纷纷采取了巨额赤字、大量举债,甚至不惜以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等非常规手段干预市场。而此时弗里德曼却被束之高阁,甚至屡遭抨击,更有学者将其“新自由主义”理论斥为应为金融危机“埋单”。值此凯恩斯主义政策愈燃愈烈之际,怀念弗里德曼,重温大师理论,正确理解其“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不仅有利于冷静、理性地认识金融危机,也对思考与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和货币金融体系重构框架都将大有裨益。

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曾因为在“消费分析、货币理论以及对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其生平可以了解到,弗里德曼的一生是“美国梦”的一个极其鲜活的例子,对个人自由、经济自由的追求是他一生的信仰。他认为财富的增加会刺激更多消费而非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他信奉货币供应对经济的刺激或抑制作用,力主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而非采用扩张性政策调节经济;他主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稳定经济而非政府过分主动干预、熨平周期。这三个方面几乎颠覆了大萧条后被奉若神明的凯恩斯主义,直捣其核心腹地,也使弗里德曼成为

20世纪唯一一位能与凯恩斯比肩的经济学家，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两翼中的一翼。

事实上，正是80年前的那场经济大萧条成就了凯恩斯主义，使其思想迅速在西方世界得以传播，被各国政府采纳，掀起了一场革命；而之后当凯恩斯理论在处理滞胀问题陷入困境之时，弗里德曼却因其新自由主义声名鹊起；80年后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和深化，各国政府又开始纷纷谴责甚至摒弃“新自由主义”，再次回归凯恩斯理论。

在每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经济学家总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矛头直指的对象。其实，经济学家的理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固然存有影响，但却无需过分放大。总体而言，经济学的任何一派学说，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分不开，是潮流的产物，尽管其对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评判一种理论的优劣却不能脱离其赖以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

此番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监管缺位，属于政府过失。尽管弗里德曼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并非主张完全无政府，正如他在《自由选择》中曾写到：政府的职责是“负责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他也并非完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只是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他更希望政府仅仅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

因此，面对仍未见底的世界经济，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理论孰优孰劣我们无从评说，但如果就金融危机而彻底否定弗里德曼及其理论未免太过偏颇。因为毋庸置疑的是，尽管自由市场制度并不完美，无论是其运行的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迄今为

止,它仍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危机后的非常时期,政府干预不失为纠正市场失灵的一个手段。但我们更应关注的,不是是否以政府干预经济代替自由市场制度的问题,而是如何针对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市场缺陷,找到干预市场与市场本身效用发挥的平衡点,对政策制定进行调整,以此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当危机度过之时,政府则应当从经济干预中及时撤离出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展望经济的未来,我们依然要学会用弗里德曼的眼睛看世界。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重温了大师的累累的学术硕果,更感悟到其对学术坚忍不拔的追求。弗里德曼在极其不利的学术环境下依然长期坚定地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并宣扬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直到逐步受到各界重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西方政府政策操作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这种执着的研究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嘈杂、浮躁的世界里,或许比理论本身更具价值。建立信仰、追随信仰,以平和严谨的心态从事研究工作,这是大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对所有学术工作者的一次灵魂洗礼。

在本书编写和付梓过程中,得到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郭宏坚、陆洋、蒋蛟龙、祁妙、裴玉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闵艳芸编辑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和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一代宗师	
——弗里德曼的一生	1
第二章 “单一规则”	
——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24
第三章 “长痛不如短痛”	
——货币主义政策实践	78
第四章 硕果累累	
——在政治经济其他领域的贡献	145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践行者	
——公共政策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191
结语	217
参考文献	220

郭田勇讲

弗里德曼

第一章

一代宗师

——弗里德曼的一生

郭田勇讲

弗里德曼

第一节 出身寒门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Brooklyn)。他的父母是犹太人,出生在原属匈牙利帝国的喀巴索-卢森尼亚(Carpatho-Ruthennia),此地后来又相继成为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一部分,现在则隶属于乌克兰。他们于十来岁时移民美国,认识对方进而结婚。弗里德曼将自己幸运地出生在美国这一事实归结为人生中第

一件幸运的事^①。

20 世纪初的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多数的移民都是一贫如洗,所拥有的只是赖以生存的双手。他们赤手空拳地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而又艰难地打拼。弗里德曼一家也是这样。他的父母最初都在纽约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厂呆过一段日子。

弗里德曼全家共六口人,父母、姐姐蒂丽(Tillie F. Friedman)、海伦(Helen Friedman)露丝(Ruth Friedman)和家中唯一的男孩弗里德曼。1913 年,刚满一岁的小弗里德曼跟随全家迁往新泽西州一个名叫拉维(Rahway)的小镇。弗里德曼的父亲继续在纽约市的曼哈顿打工,后来成为一个经营绸布的小商人。他的母亲最初在一家缝纫店里当裁缝,后来开了一家主营绸布的小杂货店。当时的弗里德曼一家就居住在拥挤的小店的楼上。尽管父母收入微薄且不稳定,但他们积铢累寸,苦心经营,也勉强能抚养弗里德曼和他的姐姐们。但弗里德曼的父母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并没有放弃对子女高标准教育的追求。在收入极其微薄的情况下,夫妇两人仍然尽其所能,设法凑足了钱,送蒂丽、海伦、露丝、弗里德曼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只是清贫的家境免不了成为父母争吵的根源。几十年后,弗里德曼还能回忆起当时父母常常为钱吵架的情景。

由于家境困难,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弗里德曼不得接受教会的资助。按照人之常情,弗里德曼应当对教会充满感激才是。然而,13 岁的弗里德曼颇有主

^① 参见 1985 年 3 月 21 日弗里德曼所作“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成长之路”的演讲。

见。他认为宗教的理论纯属一派胡言，于是主动割断了与教会的联系，在退出教会的同时，弗里德曼也失去了教会给予的资助。也许用“叛逆”一词来形容他有些不当，但不固守旧有模式，不迷信前人思想，敢于实践，敢于创新，却是一名在理论界有所建树的学者必备的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得“抛弃了神”的弗里德曼才没有被神所抛弃。

然而两年后，不幸降临到这个家庭，弗里德曼的父亲去世了。这使得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弗里德曼的母亲只能独自艰难地经营着那家十分不景气的小店，窘迫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时事艰难，家境贫困，弗里德曼需要为自己筹措生活费和学费。他做过百货公司售货员、餐厅服务生（报酬是一顿午餐，由此他明白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做过二手书生意，卖过袜子和领带，在独立日销售过烟花爆竹，还开办过一所为高中生补习功课的暑期学校。生存和求学的艰难从来没有使弗里德曼泄气。相反，他感激这段艰难的岁月。弗里德曼对生活的这种态度可能来自他母亲对他的影响。“血汗工厂”的工作极端残酷，但母亲却从来没有抱怨。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在有了经济来源的同时还学习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年幼的弗里德曼经历了贫寒家境的磨练、失去至亲的痛苦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这一切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也使他比其他的孩子更加坚强与独立。

青少年时代的弗里德曼，从上小学到初中、高中直至步入大学，一直都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家庭所在地的公共图书馆成为他如饥似渴追求知识的宝库，弗

里德曼在中学期间几乎读完了这里所有的藏书；高中时代的老师对他循循善诱寄予厚望，为日后他在专业领域的成长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幼年的弗里德曼天资聪颖，在离家很近的华盛顿公立小学上六年级时，学习刻苦认真、积极上进，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以至于老师认为他应该跳级。同年，弗里德曼离开了这所学校，转到了另一所离家稍远一点的学校——哥伦布学校。在新的学校内，弗里德曼仍是鹤立鸡群。在一年时间内就学完了两年的课程。不过，在幼年的弗里德曼眼里，公立学校的生活不单单是学习和读书，它的课余生活也极其丰富多彩。

在拉维读高中时，弗里德曼是班里年龄较小却特别聪明的学生之一。也就是在这里，弗里德曼遇到了第一位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老师——科恩先生。科恩先生所教授的科目在当时叫做“公民学”（civics），类似于今天的政治学。除此之外，科恩还负责讲授欧几里德几何。他成功地将自己对这门课的爱好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们。以至于在70年之后，弗里德曼还记得这样一幕场景：科恩老师将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的经典论证写在黑板上，并引用了济慈（Keats）《希腊古瓮咏》（Ode on a Grecian Urn）的最后数行诗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表达自己对数学的热爱。正是这位优秀的中学数学教师，引导弗里德曼终生爱好数学，而他在数学方面也表现出了很高的天分，为他日后在经济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凭借着特有的分析能力、计算能力、想象力和记忆

力,弗里德曼跳跃式地完成了初等教育,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弗里德曼高中毕业,并同时申请了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和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大学的奖学金。最终获得了拉特格斯大学一笔数额为300美元的奖学金。这是拉特格斯大学专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而设的。或许经济上的考虑是弗里德曼选择拉特格斯的一个重要原因。凭借奖学金,弗里德曼迈入了大学的校门。

第二节 迈向成功

弗里德曼谦逊地将自己的人生归结为一连串“幸运的意外”。中学时代的科恩老师让弗里德曼看到了数学之美;奖学金让他进入拉特格斯大学就读,并师从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和霍默·琼斯(Homer Jones),他们指引弗里德曼步入了经济学殿堂;从拉特格斯大学毕业后弗里德曼又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从而步入经济学殿堂。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他选修了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和亨利·舒尔兹的课程,从西蒙和奈特那里,他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对大多数政府干预行为恰当性的深深怀疑;从价格理论大师雅各布·维纳那里他体会到了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及内在性质,并于课堂上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和合作者——罗斯(Rose Director);从舒尔兹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那里,他接受了完整的训练,并建立了对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永久兴趣。

能遇到一位位良师益友，弗里德曼的确是幸运的。然而更幸运的是他拥有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的性格，使得弗里德曼能一次次将“不幸”转化为“幸运”。

一、初入经济学殿堂——在拉特格斯大学（1928—1932）

1928年，年仅16岁的弗里德曼凭借奖学金进入新泽西州的拉特格斯大学。由于高中时期对数学的浓厚的兴趣和优异的成绩，初入拉特格斯大学的弗里德曼主修的是数学。当时，弗里德曼的志向是毕业后成为一名精算师，这是一个具有可观收入且可以充分发挥数学才华的职业。然而，在美国若想进入这一行业，必须先通过精算师协会组织的一系列考试。于是在大学期间，年轻的弗里德曼数次参加了相关的考试。但结果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令人满意——有些科目通过了，有些则以失败告终。命运似乎在和弗里德曼作对，这成为了他一生中唯一未能通过的考试。也许当时的弗里德曼会对此感到遗憾，然而今天看来，这次不幸的考试成就了经济学界的大幸。

尽管获取精算师资格的考试失败，勤奋好学的弗里德曼偶然选修了几门经济学课程。他很快就被这一学科深深吸引。这当然部分地是由于时代潮流的推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对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幸运之神让弗里德曼结识了拉特格斯大学经济系两位杰出的年轻学者——阿瑟·F. 伯恩斯和霍默·琼斯。尽管当时他们都是不到30岁的资历尚

浅的助教,但在弗里德曼看来,他们都“学识渊博、智慧超群,而且人品高尚”,“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成熟的判断力”。正是他们给弗里德曼打开了经济学殿堂之窗,使他看到了经济学的神奇。

伯恩斯 1953—1957 年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71—1978 年历任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长达 30 余年。弗里德曼在拉特格斯大学就读时,伯恩斯一边在拉特格斯大学讲授经济统计学,一边在设在纽约麦迪逊区的国家经济研究所撰写关于美国生产趋势的论文(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讨论课上,他以自己将要完成的博士论文作为弗里德曼所在的高年级研究班的研究课题。其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极富时代意义的研究方向使弗里德曼从中学到了对经济周期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力,逐渐领悟到了如何把自己对数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

伯恩斯对弗里德曼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建议他读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特·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著作。伯恩斯本人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忠实崇拜者和认真的学生,与弗里德曼经常讨论如何准确解释这部巨著中某些段落的含义,伯恩斯那一丝不苟、追求精确性的学术作风对弗里德曼的影响甚是深远。

弗里德曼曾这样评价伯恩斯:“他令人惊异地学识渊博、智慧超群,而且人品高尚。他还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成熟的判断力。我最感激的人除了我的父母就是阿瑟·F.伯恩斯,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和我成年后

大多数时间的精神父亲。”

琼斯曾在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负责经济研究工作。他对美国的金融形势了解深入，在这一职位上对美国利率的走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美国的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圣路易联邦储备银行的出版物无疑最常被学术研究引用，这应当归功于琼斯。如果说伯恩斯的教导点燃了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热情和对精确性的追求，那么琼斯则培养了他对货币政策的兴趣。

琼斯当时还在芝加哥博士班修业，初来拉特格斯大学兼职的他只有24岁，刚刚执教一年多。但在弗里德曼眼中琼斯却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初识琼斯的弗里德曼还在低年级，怀揣着成为一名精算师的梦想，他选修了琼斯的保险学与统计学两门课。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琼斯抱着与学生们共同学习的态度，周密地安排着课程。是琼斯让弗里德曼第一次知道了当时以芝加哥观点而闻名的经济学学派。也是由于琼斯极力向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奈特推荐，弗里德曼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免费奖学金。

1932年，正值资本主义经济衰退至最低点的时期，弗里德曼以数学和经济学双学位的优异成绩从拉特格斯大学毕业。像所有依赖经济支援的年轻学生一样，他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位。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应用数学系和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经济学系同时向弗里德曼抛出了橄榄枝，弗里德曼面临着其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抉择。